

庞余亮
著

儿子只能拥有一段父亲。

他的三儿子。

下的父亲仅是我眼中的父亲。

的父亲在天上。

半个父亲在疼

庞余亮
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半个父亲在疼

BAN GE FUQIN ZAI TE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半个父亲在疼 / 庞余亮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598-1006-9

I. ①半… II. ①庞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151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: 410000)

开本: 880 mm × 1 230 mm 1/32

印张: 10 字数: 200 千字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8 000 册 定价: 5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父亲在天上

四个“我”都在证明 ----3

原谅 ----6

丽绿刺蛾的翅膀 ----9

半个父亲在疼 ----12

有关老韭菜的前因后果 ----27

卡夫卡的嗓门 ----31

月亮从不放弃 ----42

柴草与腌菜 ----47

如此肥胖又如此漫长 ----50

报母亲大人书

- 穰草扣 ----69
- 母亲的香草 ----73
- 有关母亲的小事物 ----76
- 恩施与孝感 ----80
- 岁花船的那年春节 ----83
- 我们的胆结石 ----86
- 糖做的年 ----97
- 两个春天的两杯酒 ----99
- 慈姑的若干种吃法 ----102
- 檐下燕 ----105
- 我是平原两棵树的儿子 ----108
- 无水时代 ----111
- 报母亲大人书 ----115

绕泥操场一圈

- 露珠笔记（125 滴） ----119
- 淤泥记（109 册） ----226

永记蔷薇花

1984 年的蓝袖筒 ----263

黑暗中的炊烟 ----266

我那水蛇腰的扬州 ----269

蔚蓝的王国 ----273

永记蔷薇花 ----276

那个晚上的玫瑰 ----279

寂寞小书店 ----282

一面之交的男孩 ----286

4 月的最后一天 ----288

从格尔木到哈尔盖 ----291

老诗人雷霆的蜗牛车 ----294

1934 年的《兴化县小通志》和另一个我 ----296

我们是自己的邮差 ----301

闯入城市的狗 ----304

大风中的静默 ----307

北京之夜 ----310

寂寞小书 ----313

父亲在天上

每个儿子只能拥有一段父亲。

我是他的三儿子。

我写下的父亲仅是我眼中的父亲。

完整的父亲在天上。

四个“我”都在证明

能疼痛的不会衰老
而悲伤总会变得脸老皮厚
去湖南的火车上，我从清晨的车窗上
看见了母亲那张憔悴的脸
在北京，燕京啤酒之夜
在出租车的反光镜上
看见了父亲愤怒的表情
逝去的亲人总是这样
猛然扯出我在人间的苦根

这首《在人间》的诗仅仅九行，我写了将近五年，反复修改，从原来的二十行改到了十三行，再后来，我又把它改到了九行。

这九行诗的证明人有四个“我”：

1994年9月26日的我。

2003年5月15日的我。

2004年6月5日的我。

2005年9月27日的我。

1994年9月26日的我，是一个丧失了父亲的“我”。2003年5月15日的我，是一个丧失了母亲的“我”。在那两个时间里，我挤干了全身的泪水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那被悲伤和绝望挤掉的水，又莫名其妙地回到了我的身体中，我仿佛是一只可耻的储水皮囊。

2004年春天，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。鲁迅文学院在朝阳区的八里庄，我们去得最多的是八里庄附近的几家湘菜馆，而和我们最亲近的当然就数燕京啤酒了。从中午喝到傍晚，又从傍晚喝到凌晨，几乎忘记了为什么来北京，又为什么要喝那么多的酒。6月5日的深夜，我坐在回鲁迅文学院的出租车上，没听清楚那京腔的出租车司机的长篇大论，因为我在反光镜中看到了父亲愤怒的表情。北京的灯可真亮啊，大街又是那么的空旷。我一个人拖着自己的影子回到宿舍里，狠狠地给了自己一耳光。

再后来，即2005年9月26日，我到湖南永州参加《诗刊》社的一次笔会，乘坐的是K1566夜车。火车非常慢，我一点也睡不着，好不容易熬到凌晨，我去洗脸，在火车盥洗间破旧的镜子里，我忽然看到了母亲那张衰老的脸，被心脏病和胆结石

联合折磨后那张隐忍的脸。我又一次泪如雨下，但我用自来水和毛巾掩饰了那次痛哭。大多数人没醒来，火车还在继续向前开，群山一点点逼近我，又无奈地被火车甩开去。

四个“我”都在证明，我被自己甩在了那漫长漫长的铁轨上。

原谅

即使再暴躁的父亲也有温柔的时候，比如在那只运甘蔗的船上。

这是我们家种了一个季节的甘蔗。

甘蔗们又长又锐利的叶子在我的脸上和胳膊上割了起码一百道伤口。

那一天，装满甘蔗捆的水船在河中显得很沉。

我坐在甘蔗捆的堆顶给撑船的父亲指路。父亲把湿漉漉的竹篙往下按，长长的竹篙就被河水一寸一寸地吃了，我知道竹篙已经快按到河底了。

我看到父亲要用力了。父亲埋下屁股往后蹲，蹲，然后一抽，船一抖，就缓缓地向前了。

甘蔗要运到城里去卖。我想，城里人究竟长了一副什么样的牙齿，能把这一船的红皮甘蔗全吃掉，然后再让父亲装一船

白生生的甘蔗渣回来？

一只灰色的水鸟在河岸边低低地飞。

从小榆树河拐弯过去就是榆树河了，有点偏风，我已能听见船头在波涛的拍打下发出的一阵又一阵有节奏的声音。甘蔗船有点晃了。父亲脱光了上衣，他的胸膛有闪光的东西往下流。榆树河两岸的榆树就像拉纤的人，都弯着腰。

再后来，黄昏就来了。“早上烧霞，等水烧茶；晚上烧霞，晒死蛤蟆。”父亲说，明天是好天。他把竹篙往河中央一点，河中的碎金更碎了。

我的眼中全是金子。

后来，甘蔗船慢慢地变成了一团黑，这团黑在有点黑亮的河中缓缓地走着。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但眼中还是有东西在闪烁。我看见了无数只萤火虫在河里飞来飞去。还有无数只青蛙在呱呱地叫着，有的还不时地往河里跳，咚，咚，咚——像在敲鼓。父亲的竹篙在黑暗中也发出了咚的声音。

我再醒来的时候，满眼的星光。我摸了摸自己，又摸了摸身边的甘蔗捆，说，我想撒尿。

父亲说，三子，你想撒尿就往河里撒吧，这河里不知有多少人撒过尿了。

我撒完尿时身子还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。接着，父亲也

往河里撒尿，哗啦哗啦，哗啦哗啦的，声音大得惊人，持续的时间也长得惊人，河里的星星们都躲起来了。夜，更黑了。

再后来的细节就记不清楚了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没吃过甘蔗船上的一口甘蔗，父亲也没有。所有的甘蔗都被别人吃掉了。

从城里回家之后，父亲依旧，他的暴力依旧，那个脾气最好的父亲被那只空空的甘蔗船偷走了。所以，每次父亲抡着巴掌和拳头揍过来，我都会用一船的甘蔗来原谅他。

丽绿刺蛾的翅膀

父亲心情不好的时候多于好的时候，比如他对我们遗传了母亲的长相，比如他对我们遗传了母亲的笨拙。反正到了最后，所有的罪过都是因为母亲。

往往那时候，早早逃出了家的大哥给我的忠告是：千万不要争辩，随他骂去；骂是伤不了身的，总比被他打好。

其实父亲发怒的时候并不总是骂人和打人。那次我和他蹲在防洪堤下“点”黄豆，“点”的意思就是播种，父亲用大锹挖一个种黄豆的窝，我负责往里面丢五颗黄豆种。

防洪堤上有许多杨树，而杨树是最容易生那叫“洋辣子”的虫，此虫颜色鲜艳，如虫界中的小妖精。更可怕的，是它身上细微的刺毛，在空气中飘荡，落到我们的身上，那刺毛就开始钻入皮肤中攻击我们——又痒又疼，还不能抓，越抓越疼。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要给人间安排这样阴险的虫子来惩罚我们。

我是在“点”黄豆的时候被“洋辣子”的暗器伤到了，还

不止一处被伤到了。我想狠抓，又不敢抓，只能一边“点”一边哭。父亲对我的哭很是不耐烦，问清了我哭泣的原因，他说，为什么我没被蜇中？等到你脸老皮厚了，它就蜇不中你了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，呆呆地看着他。他又说，哪有男人哭泣的道理？不许哭！

但是我继续哭，一边“点”一边哭。父亲将手中的大锹插立在地上，对我说，过来，我给你治一治。

我就过去了。毫无防备。他从杨树的枝头逮到一只“洋辣子”，问我哪里疼，我指了指胳膊的位置，他忽然将那“洋辣子”往我胳膊上使劲一按，又拖行了一会——无数的疼，无数的痒在蔓延，我真的不哭了，但是我张大着嘴巴，嘴巴里含着我的六岁，那个六岁男孩的呐喊和哭泣，就这样神奇地逃窜到田野深处去了。

四道粗麻绳捆住了一匹马

四个麻铁匠抡起了大铁锤

钉马掌的日子里

我总是拼命地隔着窗户喊叫

但马听不见，它低垂着头，吐出

最后一口黑蚕豆……

这是我写的《马蹄铁——致亡父》的开头部分。我是把“洋辣子”当成了马来写的。多年后，我终于搞清楚了“洋辣子”的学名，它叫“丽绿刺蛾”，“洋辣子”仅仅是它的幼虫。待它成熟也会羽化成蛾，只是那蛾的颜色实在难看，灰暗，忧郁，满身无法报复的仇恨。

疼痛早已消失，步伐也越来越中年

我睁开眼来——

父亲，我自以为跑遍了整个生活

其实我只是跑出了一个马蹄形的港口。